

書介

圖文：草 草

大故宮 I

定價：新台幣320元

作者：閻崇年
出版：聯經



案等中華文化的火種。

不了解故宮，就不了解北京。不了解北京，就難以了解中國。

Sweet Tooth

定價：18.99英鎊

作者：Ian McEwan
出版：Jonathan Cape



繼《贖罪》後，作者Ian McEwan首度再以女性的角度，刻劃陷入身不由己情境中的複雜的情感。1972年冷戰時期，英國情報局意欲收買文化圈，以作為政治宣傳的手段。一位美麗聰穎、瘋狂熱愛小說的劍橋女學生，被延攔成為女間諜，接近才華洋溢的新銳作家Tom Haley。然而當她愛上了小說、愛上了作家，該如何隱瞞自己的地下身份？這本如俄羅斯娃娃般包裹的故事，並非單純的間諜情報或愛情小說，而是包藏着關於閱讀與寫作、作者與讀者的觀察，層次豐富，作者以對真實生活的仔細探查而寫下小說，讀者也在閱讀中得以窺視作者。

看不透的日本——中國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

定價：港幣88元

作者：李兆忠
出版：中和出版（香港）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古人有云「四十而不惑」，人尚如此，最近釣魚島領土主權糾紛，卻令兩國關係跌至冰點，實在情可以堪？誠然，日本作為一個「搬不走的鄰居」，中國人實應理性對日本進行解讀，避免將民族情緒訴諸暴力，窒礙兩國和平友好的腳步。日本文化專家李兆忠，精選十六位晚清至民國時期，曾於日本留學或居住的文化精英，從他們的視角，向你介紹近代中國人對日本的想像；並透過現代學科分析，評論他們認知中的對錯，嘗試將「看不透」的日本「看透」。

暫停鍵

定價：新台幣260元

作者：黎紫書
繪者：梁偉恩
出版：聯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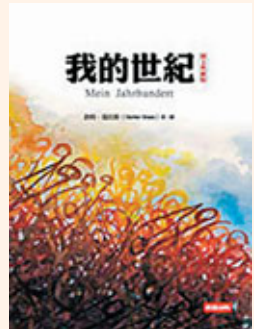


散文比其他任何一種文體都還真實，更貼近作者的靈魂，或者可以說：散文是作者靈魂的背面。黎紫書的最新散文集《暫停鍵》，輕盈、隨性隨心，文字的音樂性和跳躍感更為明顯，層次分明，恰如其分，有引申也有反思，映照了現實的能力。《暫停鍵》反映了作者黎紫書看人、看事、看書、看世態的種種角度，突出作家凝視着的光照面，本書隨處可見作者對生活命運世界等這些大命題的嘔嘆，雖然無奈，卻極為灑脫。

我的世紀（圖文典藏版）

定價：新台幣680元

作者：鮑特·葛拉斯
譯者：蔡鴻君
出版：時報出版



葛拉斯這位199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於千禧年為世人獻上《我的世紀》這本力作，運用他敏銳多感的敘述方式，鉅細靡遺地描繪20世紀的時代流變，引領讀者回顧德國百年來的歷史軌跡。他在《我的世紀》中以一百篇小品故事為寫作架構，搭配上自己所創作的一百幅水彩畫，從1900年一路蜿蜒到1999年，從科學發明、壓迫謀殺、戰爭、疾病，抒發其對全人類的關懷和對未來新世紀的期許，讓時代的記憶點滴再現，並為我們訴盡德國百年來市井小民的辛酸悲喜。

《獵頭遊戲》與北歐犯罪風格

最近在香港上映的挪威驚悚犯罪片《獵頭遊戲》(Headhunters)讓香港觀眾接觸到這個北歐國家的商業電影風格。雖然影片中處處都有美國商業片影響的痕跡，不過相信很多看慣了美國電影的觀眾依然對包括語言、演員、故事節奏在內的諸多北歐元素有些陌生。這部電影是從挪威暢銷犯罪小說家尤·奈斯博(Jo Nesbø)的小說改編而來，通過這部影片和更早前由美國片商製作的《千禧年三部曲1龍紋身的女孩》(由瑞典暢銷小說改編)，無論對這些故事的評價如何——香港觀眾開始對以往了解不多的北歐犯罪小說有了更多的了解。

過去香港讀者接觸得較多的犯罪小說絕大多數是英國、美國、日本的作品，實際上，除了這幾個「犯罪小說傳統強國」，法國、荷蘭、北歐幾個國家的作品也不應被忽略。瑞典作家史迪格拉森的《千禧年三部曲1龍紋身的女孩》已在香港讀者中風靡一時，《獵頭遊戲》的作者、挪威作家尤·奈斯博則極有潛力是繼拉森之後又一位獲得香港讀者青睞的北歐犯罪小說家。事實上，奈斯博在台灣讀者中已樹立了口碑，今年二月的台北書展上他就獲邀蒞臨與讀者作分享會，台灣出版社也陸續翻譯出版了他的系列作品。現在香港的書店裡也能越來越多見到他的小說的英文翻譯版及繁體中文翻譯版，上周在本港一間大型英文連鎖書店內，已經可以見到他的小說《雪人》(The Snow Man)被置於暢銷書架上。(筆者曾就此另撰文《尤·奈斯博：北歐犯罪小說新天王》作過介紹，刊於2012年4月19日本版。)

平靜與暴戾的極度反差

瑞典也好，挪威也好，北歐犯罪小說的吸引力之一是整個社會看上去的極度平靜、富裕、文明與犯罪事件的血腥、冷酷、陰暗中間的巨大反差。在外界特別是中國讀者的眼中，北歐國家幾乎就等同於最文明的國家，國民教育程度高、閱讀量大、人口稀少、社會極為富裕、與世無爭、和平寧靜，這樣的社會怎麼會與犯罪小說有關呢？不過，正是在這種表面的文明之下，犯罪行為與犯罪者的心理才會顯得更為暴戾。2011年7月22日發生在挪威首都奧斯陸的無差別屠殺案讓人難以置信，挪威人安德斯布雷維克用炸彈和槍向政府部門及聚集人群開火，77人被殺，96人受傷。而兇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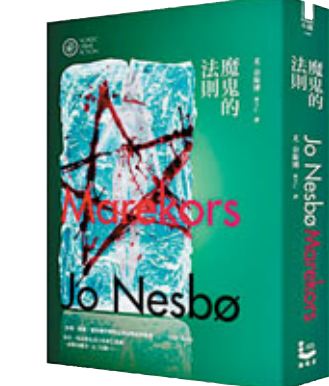
被捕後竟然堅持自己的暴行並非犯罪。這樣的罪案，即便發生在最混亂的國度也會震驚世人，所以，人們更難理解為何會發生在平靜富裕的模範生國家挪威。

事實上，曾有記者問奈斯博：「在挪威建構犯罪場景而不過於牽強，會不會很難？」他回答：「是的，奧斯陸是個愜意的小首都，但它也是你所看見的這個樣貌。奧斯陸的用藥過量死亡率是全歐洲最高的，去年的強暴案比例是紐約的三倍。奧斯陸有組織犯罪、賣淫、非法交易、從巴爾幹半島來的毒品以及俄國黑手黨。」

經濟犯罪引發的血腥殺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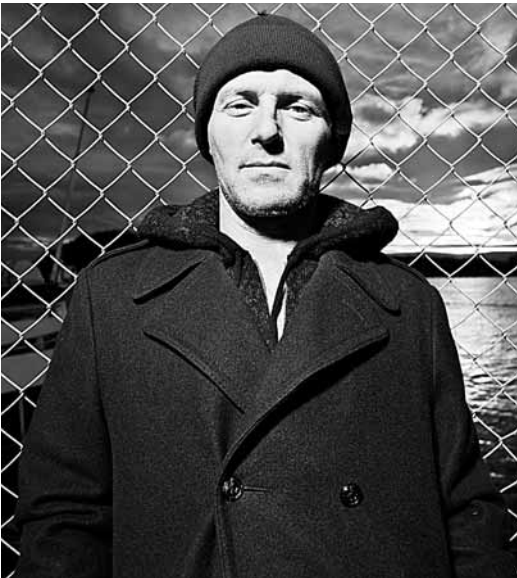
過去二十年來，奧斯陸出現巨大改變。它仍然是全球數一數二富有國家的美麗城市，是一個安全的城市，但其他的它也一樣不缺，所以現在來寫奧斯陸的陰暗面比二十年前更為容易。我想描寫的是對比，今天的奧斯陸正是引人入勝的驚悚小說的完美場景。」

在這個外表寧靜、內裡充斥着潛在犯罪危機的國度，犯罪小說也呈現出與美國、英國、日本同類作品不同的風格，作家更傾向於關注社會在享受富裕時所背負的同樣重量的負擔，北歐社會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獨特性以及在這環境中醞釀出的國民性格往往成為犯罪小說的關注主題——商業罪案，或者是小國(北歐國家)受大國(如美國、蘇俄、德國)影響而在扭曲的政治生態中孕育出的反社會人格所引發的罪案，是他們犯罪小說最重要的題材。例如，奈斯博《知更鳥的賭注》是寫二戰時為了抵禦蘇聯而選擇與納粹德軍合作並在戰後被判叛國罪的挪威人的故事，拉森的《千禧年三部曲1龍紋身的女孩》的背景是大



財閥的經濟犯罪，香港觀眾剛剛看到的《獵頭遊戲》是大公司之間商業間諜案所引發的一連串殺戮……

令人驚訝的是，除了題材的獨特性之外，這些小說家似乎也熱衷於與祥和外表反差巨大的血腥暴力描



Jo Nesbø 攝影：Stian Andersen

寫。例如《雪人》中，連環殺手專門挑選十歲左右小孩的母親作為目標，而且每次犯案都以非人手段凌虐受害者：將受害人活活分屍、逼迫受害人吞吃雪塊直至昏迷、褻瀆死者，讀來感到一陣陣惡寒。《獵頭遊戲》中像噩夢一樣的追殺、受害人為求生而把自己埋入糞便中、摔碎的腦袋，這些畫面背後的意識暴戾程度讓觀眾咋舌不已。也許這就是外表上平和的社會，文明和規範對人的約束也越大，人內心的自我壓抑也越強，一旦聞到血腥味時，破籠而出的暴力怪獸也就越不可理喻吧。

遺憾的是，如果與英、美的犯罪小說家或偵探小說家相比，像尤奈斯博這樣的作家在敘事技巧上顯得不夠細膩圓熟，故事偏重於罪案幕後的意義及殺戮過程的驚心動魄，但在犯罪和對罪行的破解上缺少令人難以釋卷的吸引力。也許看過《獵頭遊戲》的觀眾都會挑出諸多嚴重缺乏說服力的漏洞，例如主角反擊時構建一個「完美謀殺」的局，但只要稍讀過或看過美國犯罪電影的人都會發現，與美國作品的周密相比，《獵頭遊戲》中的那個局處處有缺口，光是「一具死亡數日的屍體怎能與人開槍對射」一點已夠致命，儘管作者牽強解釋說這是警方為了名譽而故意忽略的細節，但這個細節實在大到任何一個成熟的犯罪小說家都難以自圓其說的程度。這類敘事技巧上的硬傷，在筆者過往看過的英美日職業作家的作品中一般不會出現。

無論有何獨特的魅力或缺點，來自北歐國家的犯罪小說作品會漸漸獲得愈來愈多中文讀者的注意，與讀者過往的閱讀經驗比較，這是一個很新的體驗。

免疫力和寄生蟲——人體的恒與變

書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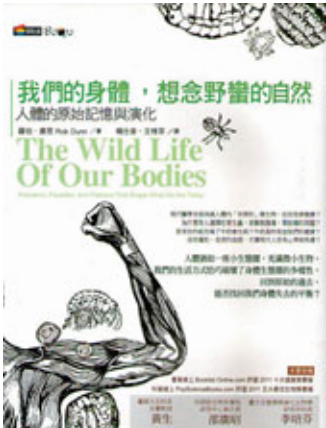
文：彭礪青

書名：我們的身體，想念野蠻的自然
作者：羅伯·唐恩 (Rob Dunn)
譯者：楊仕音、王惟芬
出版：商周出版
定價：港幣127元

避，而是透過對棍棒的運用技能，反過來捕獵這些掠食者，引致狼、虎、獅子、獵豹等掠食者物種，幾乎瀕臨絕種。

這種論述將人類對寄生蟲及細菌的恐懼本能擴大為對於疾病和死亡的恐懼本能，甚至現代人的壓力、焦慮和各種心理機制，即使掠食者自人類日常世界中消退，這種錯置的恐懼還是揮之不去。這種闡釋心理機制為生理決定下之產物，而側重於文化、語言結構和家庭史的精神分析恰好走截然相反的道路。作者也提出一位靈長類科學家的例子，一次她在觀察靈長類動物時踩到一條蛇，但也發現原來自己比身體更早看見自己踩到蛇，這彷彿說明人類與生俱來對毒蛇等敵人恐懼生出的偵測能力，從這些原始生理本能發展出人類的社群及排外意識。作者以生理機能梳理出人類排外(抗拒他者)及集體主義意識的源頭，對生物科學家來說，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除了對疾病(或：寄生蟲傳播的疾病)的「莫名恐懼」，就無法循科學方法為這些社會行為作出解釋。

或者有人會用一種更根本的論斷(而不是科學的解釋)，試圖給出一個答案，那就是佛洛伊德的生與死的驅力(drives)，而生之驅力還包括愛慾以及繁殖的慾望，而這些原始慾望也總是與對死亡的恐懼神奇地扭結在一起。農業文明改變了我們的免疫系統，但也發展出其他靈長類動物所望塵莫及的複雜家庭關係。



人類演化至今，身體裡依然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奧秘，例如我們的免疫系統是怎樣運作的？我們曾經簡單地以為病菌就是人體的入侵者，這個觀點早已被修正了，因為我們知道體內也有益菌，例如廣告常說的乳酸菌就是了。本書作者唐恩還要告訴我們，人體的免疫系統比我們想像的還要複雜千百倍，而寄生蟲更是其中的關鍵角色！從又角羚健步如飛的例子，作者解釋人體免疫系統的運作。原來北美的又角羚比北美唯一主要肉食動物的野狼跑得還要迅速，動物學家指出又角羚之所以發展出這種速度，原是為了逃避已滅絕的巨型掠食動物如獵獅獵豹、短面熊和劍齒虎等。即使這些天敵被人類殺光了，又角羚與生俱來的奔跑和加速能力仍沒有退化，就好像人類的免疫系統，也沒有隨居住環境和衛生條件的改變而變化。這解釋了我們現在的免疫系統是一個經歷了上百萬年發展、懂得自我完善和調節的系統，如果我們借用醫學科技，殺死被免疫系統協調的細菌或原生菌，我們的免疫系統也會因此被削弱。

然而寄生蟲與一般的細菌不同，某些寄生蟲可透過大量繁殖而令宿主死亡。當然，對於免疫系統的假設也不是這麼簡單的，有科學家指出免疫系統本身也有其複雜的機制，它的「軍隊」不單包括作戰和預備役部隊，也包括維和部隊。這些「維和部隊」對威脅不大及無法戰勝的敵人採取「外交斡旋」，在我們胃壁裡促進消化的乳酸菌，可能就是威脅不大的細菌，它們也採取與我們互生的策略。讀者也許會想起牛、白蟻等不同的動物，事實上，對絕大部分動物來說，只消把牠們消化系統裡的細菌殺死，牠們就會因為無消化食物而餓死(正如作者提及一位科學家給白蟻做的實驗結果)。

自從盤尼西林發明以後，我們就倚重各種各樣

的抗生素，它們不單殺死各種有害的病毒，也殺死我們體內共生的益菌和寄生蟲，這樣原來細菌與寄生蟲對人體帶來的良性影響也被消滅了。但人類進化往往就是在兩種災難性後果中選擇一種，比如說，除非穿上衣服，否則人都是赤身露體的，但蚊蟲的叮咬不單引起身體的痛癢，更會傳播致命的流行病，所以人體必須發展成毛髮脫落，即使(這尤其對白種人而言)沒有毛髮更容易導致皮膚癌。這意味着在演化過程中，我們的身體寧願冒上患皮膚癌的風險，也不願被這些寄生蟲叮咬，這更表明人體的免疫系統往往要在寄生蟲和身體機能疾病兩者選擇其中之一，所謂現代醫學僅能讓我們選擇免受那些威脅影響，卻不能免除所有疾病的威脅。

這些討論看來只局限於人體機能和疾病的範圍，但作者沒有畫地自限，讀者會發現書中的討論延展到人類文明的起源，即農業技術的起源。農業本身的起源與採摘糧食的置乏有關，問題是：人類怎樣能消化那麼多草類食物？作者很有趣地從牛乳的乳糖酶中找到答案，原來透過牛乳，人類的腸胃也擁有牛胃中的酶菌，但穀物和牛乳已經改變了人類的身體機能，再也無法回復原始人身體的免疫力。另外，農業的起源固然改善了人的生活，卻也倒置了人體機能的運作(如上述的裸體及皮膚癌問題)，不過無論怎樣也無法消滅人類對天敵的恐懼本能。在此，作者回到了靈長類動物與又角羚無異的恐懼本能，人類當然也有逃跑的本能，但他們不局限於又角羚的逃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